

文學類大專社會組第一名

王秋蓉

真愛風景

朝陽升起，晨光正好，公園的兩邊一大片青綠蔚然成林，靜靜地彷彿還有一種剛剛清醒的慵懶，待微風輕輕拂動後，便揚起陣陣芬芳清香的樹味，空氣很乾淨很好聞，教人心曠神怡。

週三是便服日，小孫女身著藍裙和粉紅色上衣，雀躍地站在電輪的後踏板上，雙手緊緊握住把手，讓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接送她上下學。一路上，她不時悄聲耳語：「大黑蝶地，還有白鷺鷥，哇！我看到一隻奔跑的松鼠了，太陽能發電的標誌哦！」看見什麼都新鮮好玩。陪伴她上下學的過程，是我們祖孫倆一天裡最歡樂的時光。

晨起運動的人很多，常見的熟面孔，不論是大人小孩，我們都會相互微笑揮手道早安。我小心翼翼駕駛著電輪穿越自行車道，一個左轉就快到學校了。倏地，一位女士亦步亦趨靠近孫女身旁說：「妹妹，我看媽媽不論刮風下雨都送你上學，妳好幸福哦！下個月就要過母親節了，你要——」我的裝扮，頭上一頂鴨舌帽，加上一副寬邊的太陽眼鏡，幾乎遮住半張臉，旁人不容易看清楚我早已蒼老的容顏，孫女尚且年幼，個性又內向害羞，對這突如其來的善意叮嚀，不知所措。我忙打斷她的話。

「謝謝！我不是她媽媽，我是她奶奶。」

「你是她奶奶？！哇！那更不得了！」

「沒有，沒有，真的謝謝囉！」趕緊道謝道別，停靠路邊放下孫女，她背起書包，輕快得像隻小麻雀，飛快地走進校園裡去。頓時，太陽眼鏡有一層霧氣，環著孫女的背影有一團暖暖的光。

完成任務後回程返家，太陽開始變熱，撐起一把花傘，優閒地朝公園的湖畔走去。行過一棵苦楝老樹，樹上綴滿紫花，凝視樹下幾片落紫，含蘊幽幽。「苦楝」宛如照見我這一輩子必須忍受殘疾不便的身軀，每天辛苦生活著，吞咽著綿長且悠久的苦難，永無止境。

我的病齡與年齡相同，出生六個月即罹患重度小兒麻痺症，從小到大都是用雙手代替雙腿走路，任何一個動作也都要靠手來支撐，長年過度使用的結果，從肩、肘、腕全都受傷了，先是酸、痛、麻，然後變得軟弱無力。加上嚴重的脊椎側彎，

只要一個角度不對，難擋的痛覺如漣漪般擴散全身，就像萬針穿刺一樣痛苦難耐。健康早衰，行動越來越困難。

一位與我十分親近的芳鄰，常來串門子，當我應門的時間愈變愈長，她忍不住問我：「如果，妳已經知道未來不會變好，只有更壞，那妳還要繼續活下去嗎？」這話乍聽之下有點殘酷，但我明白她的不忍心，我們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和信賴，越是嚴肅的問題，重要的事情，越要敢說真話，當下不假思索回答她說：「未來會怎樣？我不知道。生死不能由人，放棄可能是最壞的結果！」至今，我又撐過了第十四個年頭，才有機會當奶奶，每天與寶貝孫女相聚同歡。

死，也許真的不會再有疾病痛苦，但也同時失去獲得希望和快樂的機會。今昔對照，經常有柳暗花明的驚奇，而支撐生命最大的力量源自於愛和信心。時代的巨輪不斷地向前推進，醫療、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，一代一定會比一代好，活著，就有希望。

記憶拉到更早更早，那段貧病交迫，失學在家的童年時期，瘦弱幼小的我，每天用那變形殘缺的身軀，像隻小爬蟲，一步四腳印的過生活。大人們早出晚歸拼命賺錢為我治病，尤其是我的母親，幾乎全年無休，日以繼夜的加班，能賺一分錢是一分。最難以忘懷的畫面，每到深夜十點，大部分的人都已沉睡，才見母親拖著疲累的身子進屋，然後打開熱水瓶，倒一碗熱水配著冷飯吃。在那蒼黃黯淡的微弱燈下，原本矮小單薄的她更顯虛弱孤涼，只要想起這一幕，深覺愧疚和不捨，心中泛起一陣陣酸楚，兩眼發熱。

阿嬤也同樣萬分辛勞，從早到晚忙得像陀螺般轉個不停，早上要到幾戶人家收衣服回來洗，下午去時裝店縫手工，照顧一家大小吃飯、洗衣的重擔全落在她的肩上。阿嬤常揹著我到處求神，到處求醫，她不識字，沿途謙恭問路，輾轉周折，進廟求廟祝，進診所求醫生，一路上都在卑微求人，全都是為了我。一次次辛苦的行程，耗盡錢財，最後都是無功而返，但她總是說，希望要等待，痛苦要忍耐，我安靜的等待，慢慢的成長。

阿嬤不會因為我身體殘疾就特別寵溺我，她認為人就是命和運，一定要認份。她教會我駕著一張小板凳挪移身體前進，代替在地上爬行，才不會弄髒手腳。靠著一張小板凳，方便行走，我可以自己上毛坑大小號，幫忙洗衣，劈柴燒炭，再搭配另一張高椅子，炊出一鍋熱騰騰的白米飯，雖然過程中常搞得灰頭土臉，但內心充滿非凡的成就感。人有本事，不依賴他人，生活才有自由，天缺人補，生存是可以找到方法的。

沒唸過書的阿嬤不曾跟我們講什麼人生大道理，卻潛移默化傳授給我正確的人生

觀，和勇於面對困難挑戰的生活態度。其實，阿嬤是母親的養母，與我們沒有任何血緣的關係，卻願意為我們這群子孫，辛勞了一生，奉獻了一生，任勞而不怨。我與她相處的時間最久，她的克苦自勵，她的付出，她的愛，全看在眼裡，不僅滋潤我幼弱無助的心靈，更可以奉為一生的準則和圭臬。愛是給予，所以永遠都不會失去。她的堅毅，風吹草動未見柳折，絕不放棄我可以進步的機會，是她打聽到屏東基督教醫院可以專治小兒麻痺症，堅持我去就醫。

那是一個不算熱的夏夜，全家人到台北火車站為我送行，父親揹著我搭夜車南下屏東開刀矯正畸形的雙腿，期待我可以站起來走路，可以上學唸書，將來可以工作自力更生。忘不了第一次搭火車的興奮心情，車窗外星光閃爍，一望無際的神祕穹蒼，蘊藏著無限希望。父親簽下同意書時，顯得侷促不安，別過頭掏出手帕，許久才回過頭來，眼中帶淚。旋即那無可名狀的悲傷籠罩我們之間，他必須狠心離去，留下我一個人孤單面對未來的命運。

入院半個月後，終於排定日期開刀手術，約莫下午兩點被推進開刀房，七月酷熱的南台灣，午後格外悶熱，渾身是汗。等醒來時已是黑夜，先覺得冷，屁股皮肉的刺痛猛烈襲來，痛得我大聲哭叫。醫生來了，是一個外國人，緊急鋸開我身上的石膏，護理傷口。只聽見兩位護士阿姨的對話：「石膏怎麼打這麼緊？」「傍晚下那場雨，氣溫急降。」原來是石膏冷縮惹的禍。

疼痛方歇，忽然隔壁房一陣騷動，不久即傳來外國醫生淒厲呼喊著：「上帝啊！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呀！」接著是一片啜泣聲。

時間凝結，恐懼如一頭狂奔的獸，在心裡頭亂竄。驚心的一夜，舉目無親，不敢睡不敢哭更不敢問，眼睜睜到天明。窗外隱隱飄來一股樹香味，一直記得那個味道，是七里香，那年我十二歲。

人能存活下來，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，生命要緊緊抓住。

思及過往，暗湧的記憶一波波溢出，十二歲的大孩子還像一歲兒蹣跚學走路，右杖跨前，左腳跟進，左杖向前，右腳只能拖著走，舉步維艱；縫紉機唧唧聲響起，針線起落，密密縫織，工作認真的身影；克盡母職，親手撫育兒子點點滴滴的畫面，在腦海裡一幕幕交錯著，似遙遠又鮮明。

一路顛簸走來，把疾病的痛苦轉化成活下去的力量，需要莫大的勇氣，和高度忍痛的耐受力。逐漸無力的雙手撐不動沉重的下半身，起身、移位變成最艱鉅的挑戰，經年累月進出醫院，勤作復健電療，依然治不好嚴重的肌腱發炎，生活依然有許多無法解決的困境。有時候會覺得彷彿過了今天，就過不了明天似的頹喪，

希望與失望拔河，要比一般人更用心更用力過生活。

感謝電動輪椅的發明，坐在電動輪椅上靠著輔具的佐助，是我狀況最好的時候。沿著波光粼粼的岸邊慢行，空氣迎面清涼，河裡流水潺潺，整座公園因為有水的流動就有了生氣，充滿無限的生命力。

靜靜的河水靜靜看著，有一種特殊的寧靜在心裡緩緩流動，許多積壓在日常的壓力，溫柔細緻醞化開來，有股新生的波流在心中湧現。質本潔來還潔去，生活雜質落盡了，湧上來的皆是體悟。順著生命之流而流，全然相信它的去處，尋找內心光明的源頭，來推動自己。

歲月悠悠過去，一步步往前走，也一步步看得更清楚。生命的初始沒有被放棄，大人們傾盡所有能力積極為我治病，手足們不計較我用掉大部分資源，相對剝奪他們的權益而不平，反而盡心盡力保護我，照顧我。原生家庭的愛紮根厚實，讓我茁壯堅強，而有信心和勇氣面對不一樣的人生，可以被愛也可以愛人，彼此付出的感覺，是世上最值得眷戀的價值。擁有屬於自己的家庭，能與親愛的家人緊緊相倚相守相扶持是最可貴的幸福。

身邊貴人很多，朋友濡沫交心，用情用心，在我奮鬥的歷程中，都有他們為我灑了一些光，澆進一些水，才有美好的完成。有人真心對你好，比什麼都珍貴，每雙幫助過我的手都充滿力量，愛是人間最美麗的風景，真愛風景無價，是我生命最大的資產，伴我渡過千險萬峻的人生路，一生知足感恩。

天空晴亮如洗，極目對岸，山光水色一片靜好。前有一束光，光影下一個為我祈福的阿嬤，虔誠慈愛，眼裡不禁又激起一層薄霧，心中有幾許滄桑的暖意。人生是一連串的悲喜交替，眼淚落在時光裡，溫情留在記憶裡，昨日雨今日晴，心情決定生活的樣貌，等下再繞過小徑，去看看朱槿花，夏天就要來了，花謝得比時間還要快。